

名人话商洛

松云寺

★贾平凹

商州杨斜有一个寺，很小，就二百平方米的一个院子，也只住着一个和尚。和尚在每年的三月底或四月初，清早起来，要拿扫帚扫院里的花絮，花絮颜色深黄，像撒了一地金子。

这是松花。

一颗孤松，在院子西边，一接多粗的腰，皮裂着如同鳞片，能一片一片揭下来。树高到一丈多，骨干就平着长，先是向东北方向发展，已经快挨着院墙了，又回转往西南方向伸张，并且不断曲折，生出枝节，每一枝节处都呈乙字状，整个院子的上空就被罩严了。

松树真的像条龙。

应该起名松龙寺吧，却叫松云寺。叫松云寺着好，因为松已是龙，则需云从，云起龙升，取的是腾达之意。

但寺院实在太小，松的股枝往复盘旋，似藤萝架一般，塞满了院子，倒感叹这松不是因寺而栽，是寺因松而建，寺的三面围墙竟将龙的腾达限制了。

2010年9月5日，我从商州城去寺里，去时倾盆大雨，到了却雨驻天晴，见松枝苍翠，从院墙头扑搭了许多，而门楼高脊翘角，使其受阻。我建议寺紧临大路，既然院墙不可能推倒，不妨砸掉门楼脊角，让松能平行着伸长出来。所幸和尚和乡政府干部都同意，并保证半月内完成，我才蔚然而离开。离开时，雨又开始下，一直下到天黑。

当晚还住在商州，半夜做了一个梦，梦见飞龙在天，醒来睁眼的一瞬间，竟然恍惚看到周围有一通碑子，有扫松花的扫帚，有和尚吃茶的石桌。很是惊奇，难道梦境在人睡着的时候是具现的？疑疑惑惑就直坐到天明。



大美中文

乙酉年秋

小妹说，她们岚沙镇来了个洋人，叫凯特，47岁。凯特在岚沙镇定居下来，只为每天早上给流浪汉和乞丐供应免费早餐包。凯特从芬兰出发，绕着地球转了一圈后，在中国的一个镇子上“下车”，然后说，就在这里了，我要停下来。

凯特在岚沙镇的一个寺院旁边租了间小屋。屋子不大，但能容纳下他一个人。那屋子曾是寺院的储藏间，堆放着一些杂物，也住了不少的老鼠和蚊子。凯特搬进来后，奇怪是那些老鼠和蚊子都离开了，小屋同时迎来了一些新的“客人”：一些流浪的狗和猫。一个叫恢恢的小狗，天天不离左右地跟着凯特，像他的随身翻译。

小妹说，凯特不久在镇子附近建起了一个粥棚，说是粥棚，其实不供应粥，只供应早餐包，各式各样的早餐包，素馅肉馅的都有。很多流浪汉和乞丐一大早就赶到镇上吃免费的早餐。有腿脚不太灵便的，就提前一夜赶到，歇到离粥棚最近的地方。他们来了就吃，吃完就走，偶尔有个别没吃上的就哇哇哇哇叫，还有一些挑肥拣瘦的，他们不是嫌包子的馅儿少，就是嫌个儿不够大；有的只掏包子心吃，把包子皮打在另外一些人的脸上。后来，就有一些志愿者前来帮忙。他们告诉凯特，共产主义在流浪汉和乞丐们中间行不通，建议分发给他们包子，按人头分，每人四个。这样一来，秩序总算定了下来。

那些分发给乞丐流浪汉的包子，都是凯特自己掏腰包购的。凯特曾是个有钱人。他在他的国家拥有两个公司，数部汽车，还有别墅、游泳池。后来，他就把公司卖掉了，汽车、别墅也卖掉了。他拿着卖家的钱来到中国做慈善。

一辆半新不旧的三地牌单车是他仅有的交通工具。一条多功能围巾，总搭在他瘦削的肩头，雪白雪白的，天热时用来擦汗，天冷时用来御寒。凯特说，没有汽车，人照样可以行走，还能比坐车的人多

流一些汗。我小妹说凯特如果不是上帝，就是一个思想出了毛病的凡人。我对她的猜测不太赞同。我小妹就狡黠地一笑，说：那我们就去会会他，问一问他的所思所想，不就知道了？

我明白有一道语言障碍横在我小妹和凯特之间。她想让我为她架起一座语言之桥，帮她走进凯特的心里世界，看看凯特心灵隐秘的深处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我小妹在慈善机构做事。人称她“三好姐姐”，她是个善良的人，一心只做三件事：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

在小妹安排的小面馆里。我们见到了她一直谈说的凯特。

其实，我的英语也好不到哪里去，我费心巴力搜索可用的词汇，尽量用能够表达诚恳的语句向凯特表达我的本意，让他明白我对他的敬意。我看着凯特那双如同海一样蔚蓝的眼睛，一连向他发出一连串

的疑问。凯特用平静的语言回答我：我没有去过伟大的兵

马俑，只去过兵马俑附近的孤儿院和特殊教育学校；我也没登上了不起的万里长城，我不是英雄好汉；我在中国不贫穷；我有孤儿院、

敬老院、流浪汉陪伴，我不孤单；我的快乐如同季节的风景，今天的感受和明天的不一样。我每周做慈善，最少四次。

凯特的答复让我红了脸。我把目光再次投向他的蔚蓝的眸子，说，我要帮我小妹问一个问题，他回眸一笑，侧过来一只耳朵做聆听状。

我问，到底是什么让你卖掉所有产业，来遥远的中国做慈善？问后我有些后悔，担心我的追问会让他不悦。

他脱口而出：是一声呼唤！一声呼唤？我重复地问了句，生怕自己听错了。他也重复着：是的，是一声呼唤！

这句平常话在他的表达里，是这般有力。我知道我不能再追问下去。那声呼唤是什么？我们这些凡夫俗人可能永远都听不见。

(作者系中文系教师)

一声呼唤

★陈敏

我思我在

一说到秋，大多会有一股凉薄之感。

郁达夫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可见秋的凉薄之气是必然。古往今来，文人骚客对秋的吟诵也多以悲秋为主，“自古逢秋多寂寥”。林语堂说，向来诗文中秋的含义，使人联想到的多是肃杀，凄凉，是秋扇，是红叶，是荒林，是萋草。

但在林语堂的笔下，秋却有另一番况味，没有春天的阳气勃勃，夏天的炎烈逼人，也不像冬天之全人枯槁凋零。他所爱的是秋林古气的磅礴气象。他说，他喜欢在秋天的黄昏，独坐在沙发上抽烟，看烟头白灰之下露出红光，微微透漏出暖气。我在想，林语堂先生倘若待在今年的长安或商州，恐怕就根本不用在香烟的白灰的红光中找寻微微的暖气了。如夏日般高照的秋阳或许会使得林先生脱下白布长衫换上清凉的短褂。

然而，秋也还是秋。桂花也还是兀自开放了，或许桂花也还是想要坚持自我，不顾大环境的炎热，还是自顾自的散发着与生俱来的幽香，在今年暖热的秋里散发得浓重而短，将浓重的桂花香味围织在暖热的秋季空气里，让它不得清扬，不得飘散，不得香气远溢。不久香气也就散了，桂花也就萎谢了。墙外探进来几支柿子树，露着柿子的红屁股蛋儿，红脸蛋儿，红身段儿。我在商州所见到的柿子多是那种用来做柿饼的小柿子，并未多见人们通常所说的红的像灯笼的大柿子。远望满缀的小柿子蛋儿，像一串串满缀的葡萄，又似一满树的星星。墙外探进来的柿子树，会有熟透的，落在地上，一地黄色的死尸。

人说秋意浓，悲秋风。秋风扫落的秋叶，踟蹰的当儿就让秋意袭上了心头。地上落满的叶儿翻滚的厚重，或许可以让体会到林语堂笔下磅礴气象的秋林古气，只是随风飘转的落叶本不是来自磅

礴的古气秋林，拥有古气秋林的落叶该在深山之中，落了厚厚一层，一脚踩上去发出吱吱脆响。

我不似林语堂先生，喜欢在秋天的黄昏，一个人独坐在沙发上抽烟，看烟头白灰之下露出红光，而是找一个僻静角落，看远处红圈儿似的夕阳沦落远山，留下悠远的想象。或者，听周围声响，有一股空旷的寂静古意。就像翻一本年代久远的字典，哗啷的翻页声让空气都变得些许的古老、成熟。秋，亦是成熟的季节，月已圆，蟹正肥，粮食都已收获。

小时候，离老家不远的一家院子里有一棵硕大的桂花树，要我和小伙伴两人合抱的粗壮树干，彰显了树的庞然意气。秋日，它绽放的桂花的香气像一个人的美名一样

散播的很远，在微凉的秋日里朵朵各自远扬。于是，便吸引得我和我的小伙伴去悄悄攀折，然后拿着小瓶，装半瓶清水养着，让自己的小房子也拥有一点蓬荜生辉的况味。终有一次，偷花被主人捉住，然后我和小伙伴们便乖乖听桂花主人训政多时。后来稍稍长大了一些，那桂花树倒也还在，也路过看到主人训斥偷花的更小的小孩，也便在心里感悟，他们也同我们一样，不懂得逃离，想到这里也不免有些许想起故乡来。或许也才明白，人多悲秋，并不是悲叹秋季本身，而是悲叹秋离之感。

邓肯说，世人只会吟咏春天与恋爱，真无道理。须知秋天的景色，更华丽，更惊奇，都丽。或许，我们该以更加雄壮广阔的胸怀体会秋天的况味。

(作者系中文系 2011 级学生)

秋天的况味

★蔡青

散播的很远，在微凉的秋日里朵朵各自远扬。于是，便吸引得我和我的小伙伴去悄悄攀折，然后拿着小瓶，装半瓶清水养着，让自己的小房子也拥有一点蓬荜生辉的况味。终有一次，偷花被主人捉住，然后我和小伙伴们便乖乖听桂花主人训政多时。后来稍稍长大了一些，那桂花树倒也还在，也路过看到主人训斥偷花的更小的小孩，也便在心里感悟，他们也同我们一样，不懂得逃离，想到这里也不免有些许想起故乡来。或许也才明白，人多悲秋，并不是悲叹秋季本身，而是悲叹秋离之感。

邓肯说，世人只会吟咏春天与恋爱，真无道理。须知秋天的景色，更华丽，更惊奇，都丽。或许，我们该以更加雄壮广阔的胸怀体会秋天的况味。

(作者系中文系 2011 级学生)

衣裳

赵英卓/摄



我闻我见

你不懂我的温柔/误解我的沉默/在爱你以后/我忘记了所有的所有。

——题记

在安居尔巴扎，族人们为无花果冠以“安居尔”这个温暖美妙的称谓，其意为“树上的糖包子”，多么甜蜜！然而，即便如此，它仍然被误认为“无心之果”，就因为它“无花而实”？

安居尔，她可以忘记自己的葱郁树叶曾是人类的第一套服装，她可以忘记自己孕育的果实曾是亚当夏娃偷吃的“智慧果”，她亦可以忘记自己曾因庇护过罗马创立者慕路斯王子而被命名为“守护之神”……凡此种种，她均可以不在乎。因为，她总是安闲自定、不恃不求。

记忆的炎夏，安居尔在花团锦簇、姹紫嫣红、熙熙攘攘中，静静地伫立在庭院偏僻的小角落里，顶着它葱葱茏茏的硕大叶身，如沉默的智者，独自却不孤单地守候那片只属于自己的静谧领土。她，总是默默的。她的

默然，不是由于没有牡丹的华贵，没有松柏的气节，没有葵花的绚烂……如果她愿意，她同样可以。只叹息，她选择质朴地活。

安居尔果，众所周知，她是无花的果实。但自然界中又怎会出现“花而不实”、“实而不花”的现象呢？无花果，其实是有花的，只要我们细心留意。在刚刚生长出的小无花果里，如果你用刀切成两瓣儿，便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小花，而且是雌雄不同的花。

她的花生于花序托内，而果实实际上就是膨大的花序托。她隐藏着属于自己的花，把自己的鲜艳埋藏于体内。她的秀可以不被发掘，但绝不会缺失；她可以不被旁人讴歌，但绝不会自我否认。

相较于“无花果”，自己更喜欢“安居尔”这个温暖的称呼。安居尔的质朴、淡然、真实，绝对可以证明她不是“无心之果”，而“安居尔”更是对她最美好的赞誉，即便不是万众瞩目，也有属于自己的璀璨和那永恒不变的澄澈之心。

(作者系中文系 2012 级学生)

安居尔

★夏七

九月

★郭喜宁

阳光迷离的时刻  
我看见自己  
走进  
一朵叫做陶渊明的菊花  
安静的青苔坐在门阶上，仰望  
屋檐下发霉的虫吟  
我举起月光的酒杯

盛满漂浮着泥土的诗，对饮  
准时落下的秋雨

然后  
握手，告别  
我看见自己，完全走进了  
一朵叫做陶渊明的菊花  
(作者系中文系 2008 级学生)

诗海遗珠